**一路向北**（二稿）

：）

**〇、**

***殒历1792年10月13日***

通向营地的小径上细细的杉树枝被撞断了，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几双迅捷的靴子带着惊慌飞踩过被薄雪覆盖的枯叶，忽明忽暗的探照灯胡乱划开夜色，向孤独的几盏灯火跑去。几个年轻人喊着“队长！队长！”冲了进来，停下后面对营地的帐篷弯下腰喘着粗气，想要说些什么却说不出来了。一个浅褐色头发、左臂上扎个醒目的蓝色布标的矮个子男青年从帐篷里跑出来，茫然地对着几个队员。

为首一个银白短发的女孩不等呼吸均匀下来，便跑上前不容反应地劈头对那矮个子说：“霍隆德！侦察兵死了！”

 她的话像闪电一样刺过来，把惊慌和镇定一同抛给尚未弄清楚原委的队长。

“什么，温德雅克，谁死了？瓦伊卡吗？”霍隆德，那个队长，看到了自己回来的队员脸上满是血污，什么都没听明白但是被气氛激得也瞪大了眼睛。

温德雅克的声音忽然平稳了，强忍着颤抖说：“安托尼，另一位侦察兵，我们负责开路的那个。我们遇上了变异的殒兽，它把一棵大杉树撞断了，正好砸在他身上。”

“他的尸体呢？你们确认他死了吗？”霍隆德都不知道这种血淋淋的话是怎么说出口的。

“我们没空把尸体弄出来了，逃命回来的。他的内脏流了一地……应该活不成了。”

 几个逃回来的队员听到这话不知是刚刚跑的太剧烈，还是回想起刚刚的场景了，蹲下开始呕吐。

**一、林中营地**

***殒历1791年11月27日***

天空是黎明前微微发亮的湖蓝色。森林的轮廓变作了一团黑色剪影，在覆雪的空地周围形成了一圈屏障。厚厚的雪层有柔和的蓝紫色阴影，细绵一般铺盖在枯草和棕黑的几根大树枝上。

片刻后，新生的橘色光线弱弱地抖落在杉松黑影似的一杆杆树干间，被分割成几小缕透进林间空地的几个帐篷和小屋，若有若无映在木板或皮毡的墙壁上。在深蓝的凌晨还未被完全刺破时，隐藏在森林的群鸟已经开始鸣唱，像即将化掉的冰棱上滴下的水那样冰凉清脆。

 一个乱糟糟毛茸茸的脑袋从外围的一个帐篷里钻出来，抖了抖，转身伸手扫掉帐篷顶上的雪，往手上吹了两口热气，又钻回了帐篷。

 过了一会他又出来了，但穿上了一件过于宽大的棉服。呼出的白气像一只寒冬里小兽的鼻息。他用不到二十岁的嗓音欢快地喊了一句。

“起来啦！起来！”

不等有人出现，小队长又急切而兴奋地宣布：“侦察兵！报一下我们要走的方向的环境！研究员！把你们的记录整理到一个箱子里，放在雪橇上。其他人，把昨天剩的晚饭煮一下。我去收大家的帐篷。先锋……”

尚未有人来得及应声，最先出帐篷的是个高个子的银白发少女，体态像只远洋的海鸟一样轻盈，她俯身提上靴子，从脚踝与腿腱处看出了一匹骏马一样优美有力的肌肉线条。

她伸了个懒腰，走到比她矮了快一头的队长面前随意地揉了揉他的头发：“早上好啊，霍隆德。”

“早安，先锋小姐。”

“诶！这么正式干嘛，我都没叫你队长大人。向小时候一样叫我嘛。”

“好吧…温德雅克。今天早上没你的活啦，要是想的话可以帮忙收拾东西去，或者就好好休息一下。”

温德雅克笑着扬了扬眉毛：“别小看了我。”

紧接着一个漂亮的青年从营地边缘被雾气笼罩的帐篷里探出身，披着看起来熨过的长大衣，谨慎地理了理衣领，眯起眼睛看了眼刚升起来的太阳，随后走过来。

“早上好，奥维斯汀。”温德雅克站在霍隆德身边，依然带着明媚的笑。

“早上好。”奥维斯汀立马挺直身体，向少女礼貌地点头。

霍隆德盯着奥维斯汀，似乎在等着什么。

但是奥维斯汀只是半仰着下巴冲他一笑，然后像一只亚成年雄狮炫耀自己的鬃毛那样甩了甩披在颈后的长发，走了过去。

霍隆德仿佛在掩饰自己为这种小事生气一般不以为意地耸耸肩。

在奥维斯汀身后，跟着侦察兵瓦伊卡。他的个子其实挺高，但是由于经常在一棵树似的奥维斯汀旁边待着，又习惯稍稍弓着背，所以看上去并没那么显眼。几缕头发垂在眼前，低着头，像一根垂下来的芦苇杆，又像某种在偏僻的沼泽里会钻出来的妖精。他和别人没有眼神交流，一直像在发呆。

霍隆德没有指望他和自己寒暄，已经转身开始绑箱子了。

吃过早饭，二十名队员集合在营地中央。霍隆德跳上一个木箱，大声地朝大家喊道：“待会我们检查好东西就要离开营地向北继续前进，今天就是我们进入尚未有人类探索区域的第一天啦！听我说，把公共的东西列成清单和对应的箱子放在一起，收拾好之后就出发！”

队员们激动地相视，叽叽喳喳起来。这群平均年龄刚成年的探险者们没有一个知道，这也会是他们之中绝大部分人最后一次待在人类文明的范围。前方是黑漆漆的北方荒野，和巨大的骗局。

**二、火**

***殒历1792年6月9日***

 篝火旁边，队员们围成了一圈，中间是放在一个箱盖上的通讯设备。队长蹲在旁边调节着上面的旋钮，直到模糊的沙沙声变成人讲话的声音。

一个老年男性的声音：“*孩子们，今天还顺利吗？*”
 “坐标西经30°（作者注：这个故事不发生在地球上，不要较真这里有没有陆地呐）大山脉，已到达第三处目标点。……”队员们依次报上自己在不同方面负责的记录
 “*好样的，孩子们，马上就已经过了一半了。第七处目标点在北极点南八十公里左右，那是目前可能有旧时代人类文明痕迹最北的地方。记录好数据，记得定期和我们联系。*”

“遵命，司令官先生！”

关上电台一样的东西，营地陷入了一片死寂。大家不敢说出口的都是怀疑和恐惧。

“你们说，北极点真的会有人能住的地方吗？”还是有人开口了。

“写进教科书的东西，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但是写进的是历史教科书啊，谁知道现在那里有什么呢。”奥维斯汀说。

霍隆德在一边看着队员们肉眼可见俱增的失落，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样站了起来。队员们疑惑地将目光移到他身上。

“大伙，”他用兴奋的口气说，眼睛盯着那团篝火，“我们现在涉足的是新时代以来没人到过的地方，如果我们真的找到了人们所说的北极点乐土，我们就是全人类的希望啊！”他睁大眼睛，咧嘴笑着。

“那要是我们到了北极点，却发现就是鸟不拉屎的地方，我们要怎么办？”一个声音说，过于随意的用词引起一阵笑，可笑声却有众人遮掩不安的意味。

“往好处想，到那时我们就改写了教科书！”温德雅克看着那人。

“北极点真的什么都没有的话，我们大概也回不到文明社会了，应该就是饿死冻死在那里吧。要是不能再次和文明社会取得联系，教科书改写什么的事应该会死在我们的脑袋里。”奥维斯汀抱着双臂，平静地说出了这样可怕的话。霍隆德盯着他，这个把自己努力劝回来的队员们再一次搞得惴惴不安的刺头，好像恨不得把他的头拧下来掼到草地上。

大家都被吓住了，张着嘴巴，想到自己一种可能的未来，凝固成了一尊尊冰雕似的。

温德雅克给了奥维斯汀一个责怪的眼神，然后看向霍隆德示意他说点什么鼓励大家的话。但是我们的队长根本没有接收到这种意味，而是怒视着奥维斯汀喊：“别瞎说了，能被流传在社会上还写在教科书里几十年的东西总要有他的依据，我们不会落空的！当时选拔的时候，怎么没把你这种扰乱军心的家伙踢出去？！”

奥维斯汀也提高了音调：“我当然是真心想和大家一起去北极点，这和我提醒大家有这种可能有什么冲突吗？”

温德雅克扶额叹气。

霍隆德闭上眼吸了几次气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又开口了，这次带着笑。

“大家，你们小时候长辈肯定都给你们讲过这样的故事……灾难伴着陨石和瘟疫砸在大地上，只有神秘的北极点得以幸免。”他坐在了篝火旁的木桩上，像个长辈一样娓娓道来：“在那，有片隐藏起来的广袤大陆，和北极周围的寒冷不同，四季如春，满地都是鲜花。那里生活着旧时代幸存下来的人类，他们住在一个安宁的小村落里，不受末日的影响。能跨过未知到达那里的人，再也不会挨饿受冻。”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天吃三顿饱饭。”一个女孩声音小小地说，她和奥维斯汀一样是队里的研究员。她声音充满了希冀。

“当然了，到时候我要一天吃四顿！”侦察兵安托尼说，把自己的手覆在女孩的手上。

“那我要一天吃五顿。”不知道是谁说。

“你吃得了那么多吗！”也有人回应。大家笑起来，笑声掉进了篝火，使得那温暖的怪物挥着爪牙又烧的好像旺了一点。

“我祖母在我小时候经常讲这个故事。我想她了。”又有队员低着头说。

霍隆德再次站了起来：“如果我们到达了北极点的乐土，我们爱的家人朋友就有救了。大伙，提前替新时代人类谢谢你们，现在我们向北走的每一步都是让这个传说变成现实的契机。我们在途中按照指示收集的资料，将会是人类了解这片未知的重要途径，我们一定得完成任务。”

大家面面相觑一会，随后报以队长坚定的目光。

队长的作用就是在大家失落的时候振奋精神，鼓励大家前进的吧，霍隆德满足地想。

篝火中溅出了炽红的火星，在空中冷却成了灰烬。在变为灰烬之前，它们一直随热空气向天空飘去，像无数飘摇的飞蛾围绕着火堆，直到升得很高很高，与纯黑的夜空里那几颗微弱白光的星星融为一体。

**二点五、村落与远方**

***殒历1788年5月20日***

几年以前，霍隆德绝不会想到他要意外和自己的发小以及几个不认识的人胡乱地被塞到一个这么事关重大的任务里的。

霍隆德望着斑驳的木屋上被雨水冲掉了一半的海报，他觉得自己又有救了。

 他给母亲寄去了一封信：

*妈妈：*

 *我在城里找到了靠谱的工作，不会比在家族农场里帮你和爸爸干活更累的，薪水还很高——现在还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但是可以供我们一生的吃喝。我要去面试一下，到时候就能还的起农场的债了。*

 *祝您和爸爸身体健康*

 *您的儿子*

 他不指望母亲给他回信，他也没有告诉母亲这是一份具体什么样的工作，因为他也不清楚。准确的说，清楚一点，他隐约觉得这会很危险，但他绝对能胜任。霍隆德在小学刚毕业的时候就能像牧羊犬一样把发飙的牛赶进围栏，这种事应该不是问题，那么既然他肯定能回来，就没必要告诉母亲详细的事情了。

成年以前，他的全部世界就是村子，世界很小很小；家里经营的农场破产了，长大了来到城里，发现世界真的很大很大，但终究还是要从村庄出发。不会有人在离开家时不害怕的，只不过是有些人的心思会被更强烈的意愿盖过。就算死在异乡又怎么样呢？联想到这里，他只能想起小时候在雨后的大树下，泥地里坠巢垂死的雏鸟。

他一定要去更远的地方看看。如果现在是一个和平的年代，他也许会安心地在农场里干一辈子活。但是在自己的亲人随时被感染成怪物、各个政局因为大规模的灾难动荡不安的时代，人们总有倾向寻找更多的出路。其中最勇敢也最欠考虑的一批，就会把目光投向没有人涉足的地方。最远的远方。

这其中有不少霍隆德的私心，他希望去那些只在课本里听到的故事，亲眼看到漫山遍野的花海，亲眼看到连最险恶的灾难都波及不到的地方。能拿到多少工资，他其实没把握，毕竟那么多有才干的人都没有考虑过那张招募的布告，一个空有好身体和一颗接受过十多年普通教育的脑子的人大概也不会值多少。

第二天，那些布告被换了新的。内容更具号召力了一些，大概意思是表示报酬会极其丰富，这是一件对于全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事，目前还有大量位置空着。不过廖廖几个路人都没停下来看，看了的，大多也是瞟一眼冷笑一下就走了。

但是霍隆德已经下了决心。对不起，原谅我私自决定吧，他不自量力地想。

**三、山脉与流星**

***殒历1792年10月14日***

队员们把安托尼的尸体拽了出来，在上面盖了他的一件干净大衣。大衣很厚，但还是被血渗透了一点，不过好歹遮住了不忍直视的压伤。

没有人哭，都只是呆呆地看着仿佛睡着了一样的那张脸，除了当时在篝火旁与他坐在一起的研究员姑娘。瓦伊卡拿铁锨挖了个半米左右的坑，其他几个人把他放了进去，在上面盖了一层苍翠的松柏枝。

“别怕，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霍隆德垂着头，不知道在对遗体说还是对活着的队员们。

“前面的殒兽只会越来越多的。我不想再失去同伴了。”研究员姑娘抽噎着说。

“不会的。”霍隆德蹲下去望着她，有点为没有论据的安慰性发言心虚。

人们在坑的北面种了一棵杉树苗，从简易的坟墓前离开。霍隆德留在原地思考着什么。

忽然，他转身对奥维斯汀说：“把你的笔记给我好吗？”

“干嘛？”奥维斯汀对于科研记录相关的事向来很警觉，但还是递给了他。

霍隆德翻了一会，指着一张图表说：“就是这个。有了它，我们就能摆脱那些怪物了。”

奥维斯汀俯身看了看，是一张大概统计出来目前遇到殒兽的地方的坐标地图。他蹙着眉想了一会，表情突然变得很难看：“你该不会……”

“对，我们沿着山脉走。这里没有殒兽的记录。”

“你疯了？虽然说从形态上看开阔且陡峭的地方确实不会有它们，但是你想过队员们天天在斜坡上走会有多累吗？”

“那也只不过是晚一点到北极点罢了，我们可以多休息，比起失去生命难道不是好多了吗。”队长信誓旦旦地对研究员说，后者知道自己拗不过，转身走了。

湿润而寒冷的风舔舐过充满碎石的山坡，往旁边望，就是探险队之前一直身处的森林。这里充满无机的物质，只是偶尔有一两株枯草提醒人们还有生命存在，而更多的生命则是绿色与橙色的苔藓，贴在露出雪地的岩石上。

队员们降低重心在山脉上挪动，远看是茫茫白雪荒野里的几个小黑点在向北前行。平均走一公里左右，就会有人要求停下来休息，于是一天并不能有很大进展。

“这得走到什么时候。”有人抱怨起来。

“累是累了点，但是这里很安全。大家再坚持一下。为了北极点！”霍隆德一边大喘气一边鼓励。他抬头，天边有几朵云在飘，除此之外只是既令人心旷神怡又让人胆寒的北方群山。的确，绝望啊。但是每天日落时总会有三四颗亮星在北方的天空升起，仿佛是预示着那片遥远的美好。太阳落进地平线，就像为人类找到出路的重担童话般地落在这群和他年龄相近的年轻人身上。

温德雅克在前面矫健地探路，在遇到山崖时定出一条便于攀爬的线;奥维斯汀牵着一匹不断脚滑的矮种马，上面绑着装着各种记录的箱子，就好像世界上所有的未知都被浓缩进去；瓦伊卡走在队伍的侧面，不断地向四面观察着，不时向队尾断后的霍隆德看去，用眼神告诉他一切正常。十几人的队伍向迁徙的兽群般拉开。

霍隆德能将天地间的风景与探险队的全貌尽收眼底，此刻心里莫名涌起一股害怕，但害怕又被感动与决心盖了过去。

“我会完成带着大家一起去北极点的任务的。有大家在，什么都会没事的。”他默默想。

几颗亮星又准时随着日落出现在北方紫罗兰色和群青色晕染的天边，就像万亿年以来一直会的那样。

大概一周之后，这条山脉到了头。领头的温德雅克向霍隆德说：“霍隆德，你来一下。山似乎在往西北拐，前面山口绕过去之后直接向北，好像就没有山了。我们是接着沿着西北的山脉走，还是从山口出去？”

“山口后面是平原吗？”霍隆德加快脚步向前赶，站到温德雅克身边。

“是苔原……或许是平原。”

“就是它了。开阔的地方虽然没有隐蔽，但也不会有殒兽。我们在山上待得够久了。”他回头看看后面的队员，又往前看看山口的距离，喊道：“我们就地休息一下！然后加把劲从坡上去进前面的山口出去，等着我们的是平地！”

后面的队员在盖着雪的斜坡上攀爬得头晕目眩，听到这个消息欢呼起来，纷纷瘫坐在地上。

“辛苦你了，快休息吧。”队长对温德雅克说。

温德雅克报以灿烂的笑。

大约过了正午，吃了点东西的小队继续爬起来往前走。山口前有一段陡坡，大家为了不直接爬陡坡沿着西北向斜着爬对角线路线，边走边骂，鞋溅起阵阵雪尘，雾一样飘起落下。恨不得把灌铅的腿拔下来替自己走。队伍稀稀拉拉甩开了很长，几个落在东南方向的队员大喊着让前面的人等等。

霍隆德这会一直在前面走，他迫不及待地想在日落前站到平地上，向后呼唤：“加油，我们不能再歇了！马上就到！”

后面的队员又模糊不清地笑着大声骂了些什么，继续走，霍隆德见到气氛还算欢乐，就放心地准备继续往前走。队员们的声音回荡在高耸的山群里。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瓦伊卡突然叫住了他，做了个听的手势，然后指了指东南方向的山顶。

霍隆德疑惑地回头，顺着身后的山坡一直往山顶看去，却只看到皑皑白雪。他不明所以：“什么？”

瓦伊卡突然趴下把耳朵贴到一块露出雪层的岩石上，几秒之后神色露出极端的恐惧。他站起来，用很小的声音念到：“雪崩。”

霍隆德脑子像被泼了盆凉水一样冻住了，一下变得空白。他结结巴巴地又问了一遍：“啊？”

瓦伊卡没有回答，而是用他能喊的最大声音向后说着：“有雪崩！来不及了！已经在发生了！往山坡的侧面跑，不要往下跑！”

东南方向落队的人根本听不清，朝他开心地招招手。

“往侧面跑！跑啊！有雪崩！”反应过来的霍隆德把自己的声带劈开了一样声嘶力竭地狂吼。

像是一头咆哮的巨兽，雪粒聚成沙尘暴般的云雾，海啸一样扑过来，把半个天空都用死亡的白纱掩了起来。落后的队员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拼命向霍隆德的方向移动过来，他们试图与残忍的大自然赛跑，但这座山执意想把探险队全部在活着的时候埋葬。

霍隆德徒劳地呼唤他的队友们，又喊了两三声后，奥维斯汀把他拽开，拖着他往前跑：“傻子，这里马上也要被波及到了，先保你自己的命！”

晚了一步，他们被埋在雪崩的最边缘里。山平静下来，恢复到一片纯白。

**四、晚霞**

***殒历1792年10月22日***

霍隆德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睁开眼，视野中满是傍晚的天空，紫黑色，橘红，清爽，昏暗。他深吸了一口气坐了起来，突然有什么腥乎乎的气流吹在他脸上，是那几匹矮种马里的一只打了个响鼻，嗅着他的头，奥维斯汀牵着的那匹。

“去你的，幸好还活着。”奥维斯汀的声音，他转头，看到奥维斯汀叉着腰在距离他两米远的地方，靠着矮种马的肩休息，眯着眼看晚霞。他的脸上有一道擦伤的痕迹。奥维斯汀很在意自己的外貌，霍隆德知道，不过现在应该不重要了。“温德雅克去看其他人了，你在这不声不响睡了一下午。”他用不屑的口气说道，瓦伊卡一根苇杆一样立在他身后，盯着地面，眼神还有残余的不安。

“其他人？大家都没事吗？”

奥维斯汀不说话了，用双手捂住了脸，长叹了一口气。

霍隆德急了，跳起来，发觉躺的太久，半边身体都麻了，于是一瘸一拐怪叫着往东南的坡下跑。

晚霞把褪去一层皮的雪地映得流血，通红，像被冻伤的皮肤。几个人影聚成一小簇坐在山坡上，刚从狼口下逃生的羊群似的惊魂未定。霍隆德跑到他们前面身边，发现算上自己和温德雅克只有九个人。

温德雅克跪坐在地上给一个扭伤的队员检查，见到霍隆德，仰头，用泛红的眼睛望着他。这眼神对霍隆德是一种无言的责备和安慰，提醒他你作为队长要附一份责任，又对他说不是你的错，没事的。平时活力丰富的队长突然蔫了下来，扑通坐在地上，把背弯下去，额头埋在雪里哭起来。

奥维斯汀和瓦伊卡赶过来，诧异地望着埋头颤抖的霍隆德。温德雅克朝两人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于是天和地都听了她的话，万籁再不发出任何声音，只有从山巅刮来的山风低吟着挽诗，好似一只巨鸟缓缓扇动它的羽毛，一只灵魂的大手撩起幸存者们的发梢，那风声伴着飞云消失在地平线。

“沿着山脉走是你的主意，快点从山口下去还是你的主意。你打算再丢下多少队员？我们只有一半人左右了。”

“别说了，奥维。让他自己待会吧。”温德雅克站起来那样说，重新像背后无数山峰其中的一座那样高大挺拔。她在渐浓的寒气里走了几步，站定了，面朝已经升起繁星的北方天空。落日的余烬照在她的脸侧，她与灰色的岩石融为一体，模糊成站在悬崖礁石的海鸟，伸开了宽大的翅膀，沐浴最后一丝阳光。海鸟总是陪着风飞行，就算风把它带到漩涡的中央。

伏身很久的霍隆德终于又把头抬起来，用手捧着雪洗了把脸，看看温德雅克的背影，依然坐在地上对奥维斯汀说：“她生气了吗？”

奥维斯汀好像看到了什么很恶心的东西似的：“我不知道。”

“对不起……对不起。”霍隆德回过神，对瘫坐着的幸存队员们说。

没有一个人说没关系，大家都带着悲哀被淹没在沉默里，一言不发，齐刷刷看着他们的队长。这就是说，我们没法替死去的同伴原谅你，我们甚至不知道你有没有错，但总有一个人要为他们的意外丧命做点什么，这个人是你且只能是你。

乘着月光，探险队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总算翻过了山口。景物只能看个大概，但是前面不再有幽幽的白光反射着，也就是说没有负雪的山。霍隆德点起一团营火，顷刻照亮了队员们的脸。气氛比傍晚时轻松了一些，又有了交谈的声音。

就像当初对待安托尼，他们的第一件事是把从山下带来的杉树苗种在了山口靠北的位置。这似乎会成为他们的传统——杉枝是有生命的墓碑，栽在他们的胸口上，一直朝着寒冷、未知的北方，仿佛死去的人还在向心之所向眺望。

**五、苔原**

***殒历1792年11月5日***

“第五处标记点走完了吗，队长？”一个队员刚问出这话就后悔了，因为他发现霍隆德脸上很不好看。

“走完了。”霍隆德把破烂的背包甩在帐篷前。

“出什么事了吗？”

霍隆德没出声，径直走到帐篷与火堆间的空地，坐在被火源烘得干燥了的一大片苔藓上。化掉的雪水淌在周围，从霍隆德脚边汇聚起来。他坐在一座不断蒸发的孤岛上面。

接下来，声音不大，却像晴天霹雳。

“我们真的要没吃的了。”他低低地说。“今天已经有两个同伴因为体力不支摔进了岩缝。”

青年们的表情肃穆起来，仿佛一群哲学家突然开始沉思，思考生死的问题。这问题来得太突然，可是也太严重，来不及让人悲切——那些置身其中的人从来不会把机会浪费在这里。

“我们还能联系到探险营总部吧？”温德雅克试探着问。

“概率不大，就算是设备再迭代十代，隔这么远通讯质量也不会好。”奥维斯汀喃喃地自语，这次这个恃才傲物的人没有试图说丧气话，而是真的带着一丝心如死灰的意味考虑着其他人的退路。

“不过，”奥维斯汀无力地扯出一个笑，看向霍隆德，“那可是总部最好的一台……加起来大概比剩下所有的行囊都贵！要不要再试试，队长大人？”

于是那台滋滋呀呀的匣子又连着一堆别的线路被打开了。调好频率，却不是人声，而是像什么远古怪物的低语的无意义噪音。在已经有人开始哭的时候，霍隆德失去了耐心，踹了一脚那个箱子——奇迹般地，出现了断断续续的讲话。

“*滋滋——孩子——孩子们，现在……现现现在……联系，联系我们……沙沙——有什么——咔咔…哗…事情，吗吗吗吗——*”

队员们抱着箱子，哭得更大声了，任何一个人也不敢上前讲明情况。霍隆德这时身为队长，突然感到种窝囊的勇气，抹了一把鼻涕，破罐子破摔地朝收音口喊：“**司令官先生！！救救我们！我们要饿死在这了！！！！”**

电台那端的人声消失了一会，取而代之又是重复的“沙沙”声。队长揉了揉脸防止眼泪被冻上，代表着整个小队在恐惧中等待回复。

另一个男人低沉的声音响起。尽管隔着失真，霍隆德还是辨别了出来。

“教……教官先生？”

回答者是司令官的副手，一个成天穿着黑军装臭着脸的死板中年人，在探险队的选拔和训练里都给队员们留下了不小的心理阴影。因此这时，霍隆德条件反射式的害怕曾经的教官的声音。

“别怕。*滋滋——*你们现在还剩下多少食物？距离北极点还有——*滋滋——*多远？总部会想办法送过去食物的，你们永远不会被抛弃。”现在这声音反常地温柔，还带有一丝惊慌。队员们被反差听呆了，保持着哭泣的表情望着装有他们性命的小匣子。

“听我说。*沙沙沙——*报上你们现在的大概位置……嗞啦——司令官先生，您干什么？让我先和孩子们把话说完好吗？”

*“你先让出来……没有礼貌的东西！要听命令！”*

“原谅我没法让步，先生！这关乎探险队的性命！*——哗哗——*不要担心物资送不过去，就算是*——滋滋——*我亲自去也能过去。”

*“先不关你的事。孩子们，你们到了第几个标记点？不用怕，会没事的。”*

“第……第五个。”霍隆德和其他人一样没搞明白状况，颤颤巍巍地答。

*“听见没有……已经第五个了！够用了。到此为止吧……”*

“不，您不是认真的。这是希望，全人类的希望。就算到不了……至少不能拿他们的命开玩笑！”

“呃，您们的意思是……要我们返程？”霍隆德努力控制着自己问。

“至少，求您了，让这群孩子活着回来。我们的探险队一开始就没什么人去……人们太惜命了。能积极地来还能挺过选拔的，他们都是真的对未知有探索欲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还带着那么多资料……“副手的声音抖了起来。

*“闭嘴！！！他们已经把那么多信息传回来，这些信息我们知道就够了……能换来一批财富。你以为我想过他们真的能做到活着回来吗！”*

长久的、刻骨的、可怖的沉默。

“司令官先生，通讯还开着，他们都能听到，”突兀地，副手冷静得可怕，“我以为您提出的这个计划是把资料提供给末日里的全人类的。现在，我一点都没办法尊敬您了。”

队员们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早就被捆绑在了一张如蛛网般的陷阱里。霍隆德疯了，扑在机器上野兽一样用爪子把金属板挠的嘎吱作响：“**教官先生！！！救救我们！我们的坐标是西经26°，北极点南一百零三公里！！！！西经26°，北极点南一百零三公里！！！！！！！教官先生！！！**”

电台被司令官挂断了，把这群可怜人丢给了无尽黑夜的荒芜。

**六、极夜**

***殒历1972年11月7日***

白天越来越短了呢，霍隆德无所谓地想。一天半个小时左右的太阳，已经不能叫白天了吧。现在他像个失魂落魄的流浪者，头发乱蓬蓬地炸着，手指的骨节被饿得突出来，眼球瞪着，与死尸没什么两样。

奥维斯汀垂着头，把所有体力用在了整理资料上，没日没夜地、头也不抬地写。他要是死了，不会留下什么痕迹，只有这一叠又一叠的遗书。只不过这些遗书传递的消息不是他的死，而会是更多人能活下来的关键。

瓦伊卡依然坚持站着放哨，但会时不时蹲下在岩石与冰盖的交界处挖出苔藓塞进嘴吃，奥维斯汀制止无果。

温德雅克每天都只是在忧心忡忡地往南边看，期望能飘过来一个什么大箱子，里面有食物和衣服，同时有气无力地像大姐姐对小弟弟那样的神气安慰所有人。此时她不是海鸟，而是可靠的礁石。谁知道下一秒会不会有大浪冲过来击碎这礁石？

“我大概是个特别糟糕的队长。”这天不知道是早上还是晚上（天一直黑着），霍隆德对大家说。他身后的锅里炖着一匹驮箱子的矮种马的肉，奥维斯汀对着那个被烧红的锅发呆。

“你尽力了。”温德雅克笑了，像一线阳光想要拼命挤进黑暗一样。

“我连保护我的队员都做不到。空有一腔热血的人，能干些什么呢。”

“可是我们真的已经一起做了很多。”温德雅克的笑有点牵强了。

“我们还有四匹马可以吃。不知道能不能等到那些不存在的补给过来。我把坐标告诉了教官。谁知道呢，谁知道呢。我们的命不能填在谎言和私利里。明天……对，就是明天，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明天，我们留一批人在这里等救援。那些想留下活着的人，我不能要求你们继续往前走了。到时候，我们会把帐篷和两匹马给你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温德雅克不安地问：“那么剩下一批人呢？”

“自杀。”
 “什么？？”

“我们继续往前走。直到走到北极点位置，或者暴毙在半路上。我们总归是带着任务来的——那个任务动机不纯，我们不能按照标记点走了，直接直线往北！因此我想说的不是司令官派的任务。是和我们一起前进的这么多人心里都有的任务。走入未知，迷人的未知——人类的脚步不会停下。使命感和理想会像星星一样领路。”

“你需要多睡会了。”

“我是认真的。我们已经麻木了，不是吗？我们甚至放弃了找到并埋葬死去的同伴。但是……但是，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了——一路向北，一路向北！去那个存在于梦里的北极点乐土！没关系，但你们不能做不必要的牺牲。我自己会去……如果没人愿意。”

队员们以无声默许。

“我们跟你走”。温德雅克和奥维斯汀说。瓦伊卡没有说话，但报以下了决心的目光。

星星是极夜的眼睛，周斡着流转，凝视着被抛弃的人们。

霍隆德做了个梦。一个噩梦，他不愿回想。他的精神像被拴在发丝上的剑一样不稳定，随时决堤。一阵窸窣声将他惊醒，一对萤蓝的眼睛在约半人高的位置盯着某处。

殒兽！这是冲进他脑海的第一个念头。这么多天不见了……这次他不会再让任何东西夺走他同伴的生命。他抓起枕边的匕首用力刺过去。

没有野兽的嚎叫，只有东西訇然倒地的声音。他连忙点起火把，却怔住了。

奥维斯汀躺在地上，身前压着瓦伊卡。前者一边小声咒骂一边拍着灰爬起来，但后者没有。匕首深深地刺进了瓦伊卡的膝盖靠上的位置。

几秒前，奥维斯汀不知道出于什么缘故也惊醒了，坐了起来，随后就是霍隆德看到的一对漂亮的蓝鬼火似的眼睛。在奥维斯汀要被刺中面部的关头，一直醒着放哨的瓦伊卡察觉了不对，来不及把奥维斯汀拉走，只好盲目地扑到了他身上。

血顺着刀口染红了侦察兵的衣服。没一声叫喊，只是侦察兵断断续续的喘息。

奥维斯汀愣了一下，然后大叫一声，揪着霍隆德的头发把他按在雪地上：“你干的好！醒醒吧，你伤的是我们的队友！”他的眼睛布满血丝。

“我以为那是头殒兽……放开我！”
 “殒兽！你以为那是殒兽！鬼东西！”

瓦伊卡此时撑着地坐了起来，茫然地看着队长和挚友互相撕扯。他很少说话，没人搞的清他这时在想什么。

“你们都疯了！”温德雅克大步流星走过来拉开他们，拎鸡仔一样。

**七、踏进温暖的黑暗**

***殒历1972年11月8日***

暗无天日。狂风席卷雪原，无数晶莹的尘埃飞起，被吞进夜空里。

在这个没有太阳的早晨，一部分人留在了小小的庇护所（我们绝无权力指责他们的退缩），另一部分人走向了虚无——平坦的，难以看清的，北极点附近的大冰盖。北方天际线的星星们隐入寒冷，在危急的关头放弃了指引。

霍隆德背着个快比他高的包袱，像个在地狱里苦行修炼的幽灵。温德雅克露出这几天来少有的容光焕发（倒不如说也有可能是回光返照），牵着矮种马。奥维斯汀的兜里塞了一些用来记录的、揉皱的羊皮信纸，用雪橇拖着瓦伊卡——他的腿伤不可能这么快就好，但是考虑到送死的决心与这么个伤口比，这个伤口也无伤大雅了——至少从尸体表面不会看出来的。

风越刮越大，体表的衣物不足以避寒了。四个人看不清路，仅能靠霍隆德一直紧紧攥着的指南针勉强辨别。停下来时，奥维斯汀狠狠心把雪橇劈了，做了一堆火。那堆火燃烧了不到一刻钟就被刮熄了。

在这一刻钟里，几个人贴着火苗坐下。

“谢谢你们。我没想过真的会有人陪着我。”

“我们一直都在。”温德雅克的声音听起来有点遥远，像是很久之前陈旧的阳光的味道，晒在被子上。

“奥维斯汀，你跟我吵了那么多次架，谢谢你还跟着。”

“已经到这一步了，之前的事都会过去。”

“还记得吗？我们小的时候，你考试总是比我和温德雅克高。从那个时候，你就那么优秀。”
 “记得。我们总是因为成绩打架，然后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罚站。后来温德雅克为了方便劝架，一见到我们吵起来就会拿扫把杆威胁我们。”

“温德雅克那个时候从来不穿裙子。唯一一次穿，是在初中的毕业典礼上。红色的连衣裙，飘起来像火。”

“瓦伊卡来上学的时候，奥维斯汀是唯一一个会主动跟他好好说话的。”

“嗯。我有点可怜他。他什么都能听得懂，却还是被别人像傻瓜一样对待。”

瓦伊卡听了，只是笑笑，并不在意。

“要是再来一次，我一定不会惹你生气了，温德雅克。”

“好吧，谢谢你。”

“那我呢，霍隆德？”

“再考虑考虑。”

“你这人，哈哈哈哈……”

“我们真的要死了，对么？”

“继续往北走吧。应该要到了。”

雪橇和矮种马都没有了。小队回到了最原始的状态，与刚出生的婴儿对比，只有衣服和彼此还是自己的。奥维斯汀扶着瓦伊卡，样子像是决心要让他挂在自己身上似的。后者的雪橇被一把火烧干净了。温德雅克紧紧攥着霍隆德的手，生怕他被风吹飞。能见度很低，只有脚下那几米的冰雪。

实在是什么都看不见了。彻彻底底的黑。宇宙诞生前的颜色，迫使万物归于零点。血液像要被冻住一样。

霍隆德摔倒了。他刚想爬起来，却看见身后的三人都瘫在了地上。

“我累了。”

“我也是。”

好吧，那我们就到这里了。霍隆德想着，也索性躺在宽阔的大地上，望着被雪尘遮挡的北方夜空，望着那个无人能至的极点。

“我从不后悔遇见你们。”他用几乎不能被听到的声音说。

慷慨的黑暗接纳它们回到自己的子宫。一切结束，又重新开始。

“有光。”瓦伊卡猛然开口。

于是几人睁开疲惫的眼皮，看到身侧的无限远处的确有一抹暖色。它十分熟悉。

借着天边的光，几人看到风雪似乎已经散去，往前一百米左右的地方，地面从雪变成了黑色的土地。上面似乎覆盖着植物。紫红的花海！

霍隆德掐了一下自己，不是梦。

再过几分钟，光芒扩大了。那是太阳。永恒照耀的热源。

橘黄色的，最普通的，最亲切的。

“极夜结束了吗？”霍隆德颤巍巍地向身边几人问。

太阳半个身子都升起来，一片温柔的白色光晕替代了夜色。地面的景物变得清晰。传说是真的了。

那的确是花海，不止紫红色，简直像泼洒在这里的彩虹。无穷无尽的绿意！死神被驱散了，还给了眼前生机。花海里，有一个村落的轮廓。

霍隆德站了起来，一股力量再次在他脚下生根。他向北极点的花海跑过去。

**尾声、北极点的声音**

***殒历1792年？月？日***

 在庇护所的队员们意外地收到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救援物资。在他们准备返程时，顺着风飘过来好几十张折好的羊皮信纸。他们把那些信纸抓住展开，读了一遍里面的内容，瞬间又哭又笑，抱在了一起。

那些纸一模一样，上面的内容是：

***坐标北极点西南零点七公里。春天来了！***

 ***（全文完）***